

走哪一道门

小时候生在优渥的环境，长大后在待遇丰厚的国际大公司工作，现在生活在被人称羨的国度——瑞士。

然而，“生命从哪儿来？来这儿干什么？死后又到哪儿去？”这些问题困扰着我。看别人和自己的生活，我就如在看一出出的戏，我会问：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才能、胸怀、机遇，而另一个人没有？然而探索之路并不好走。有人向我传教、有人拉我入道，我都没有选择。不是每个生命都有那个智慧，能够告诉我要的答案，因为世上的生命几乎都是答案的寻找者！

母亲是位了却俗缘的出家人，也曾经是寺院的住持。为寻求真理，她的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国家。一九九八年她来瑞士，事前在电话上说要

带一本书给我看。当我拿到了这本书——《转法轮》时，母亲陪着我读。这是她头一回这么郑重其事地期盼我能够认识到这部法。

由于受一些宗教书籍与名人言集等的影响，我开始的时候带着许多思想观念看《转法轮》，甚至想从宗教里去求证书中所提到的许许多多我不曾听闻过的内容。结果徒然。

后来想：在小圈圈里的人，怎么能够知道圈外、更大圈圈的事情？就象博士生的论文，幼儿园的人怎么看得懂！我告诉自己，应该放下心去读《转法轮》了。

就在我开始转换心态，用恭敬、严肃的心读《转法轮》时，我发现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被打开，《转法轮》一书字面上浅显易懂，内容涵盖之广已经深深震动着我的心！就象曾经被拔掉的插头，现在从新接上；曾经失



中秋佳节感念师恩

二零一一年中秋之际，中国大陆和国际上的法轮功学员寄来千万份自制的贺卡、贺词，通过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快乐，感谢师恩。

掉的记忆在被找回；对于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之迷，也在被破解！

我决定在大法中修炼，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要求自己，并配合炼五套功法。过程中，我惊讶地发现（接下页）

“天安门自焚”——“补拍”的“教材”

“天安门自焚的王进东身上并没有燃火，为什么身上是黑的？警察为什么让王进东喊完口号后还要换上一口气再盖上灭火毯？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为什么完好无损？”

这是在重庆的一个洗脑班里，法轮功学员对中共“帮教”人员提的问题。

面对有理有据的提问，一个公安科长怕这些“帮教”给问住了，赶紧抢着回答：“那是搞的教材嘛！”

这位学员接说：“既然是搞的教材，为什么要栽赃到法轮功身上？你不是说你看过两遍《转法轮》吗？那书上哪句话不是在教人做好人？”

“帮教”们无法回答，洗脑班草草收场。而这个公安科长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却把中共的意图抖落了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外来压力，连这些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，也知道栽赃法轮功的那些材料根本就不是真实的。可是令人遗憾的是，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假的，却还要以此来逼迫

法轮功学员转变他们的信仰呢？

其实关于王进东“假烧”的破绽非常明显。这一点，连炮制“自焚案”的参与者、在此案中自始至终参与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，也不得不承认。

李玉强，是中央电视台负责编造诽谤法轮功节目的主要人员之一。二零零二年初，她曾在河北省会“法制教育培训中心”（实为洗脑班），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“座谈”。当时有人问“自焚”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，李玉强不得不承认：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，此镜头是他们“补拍”的。她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，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。

法轮功教人向善，禁止自杀和杀生。中共炮制自焚伪案，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，为加剧迫害制造借口。

中共连这么歹毒没有人性的谎言都能造得出来，还有什么它做不出来的呢？中共何止是造谣于一时、煽

动仇恨于一时，十多年来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始终维系于这类谣言。

国际教育发展组织（IED）早在二零零一年八月就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：“自焚”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、栽赃法轮功的。

然而这样一个惊天谎言，竟然被中共编排进了学生课本，作为毒害孩子的教材，真是邪恶至极。希望中国人都能洞悉真相，明辨谎言，并将真相分享于亲朋好友。（文/了然）◇



图：央视自焚画面中，王进东全身烧黑，而两腿中间盛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，却不燃烧、不变形；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立，等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台词，才盖上灭火毯。

(接前页)自己的身体,在不断地被净化!

由于来到瑞士生活,在文化、饮食、生活等种种差异无法适应的情况下,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,我变成了老少年!我得了甲状腺肿大,眼睛严重地往外突,身体越来越肿,没办法爬坡,楼梯爬不到十阶就喘不过气来。

就在一回炼功打完坐时,眼睛张开,感觉自己的眼压变小了,兴奋地跑到镜子前一照,眼睛真的变回原来的样子了!

医生曾经告诉我:“你的甲状腺肿经过开刀或吃药也许能够暂时治好,但很难说不再复发。尤其那双眼球,突出来是根本回不去原样了。”

不过,在大法里不断地按“真、善、忍”提高道德境界的过程中,我

亲身证实了大法医治了现代医学上认为不可能根治的病。

我的眼睛不但回到原样,我还可以在坡路上轻松地往上跑,就象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。得到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,甚至比原来还健康的身体,我却花了花一毛钱!

炼法轮功不久,有一天先生突然笑着对我说:“你今天怎么这么忙,上上下下跑来跑去,不休息一下吗?”他这一问,我才突然发现:我的精力怎么变得这么好!更让我惊讶的是,我能比先生更早入睡,而他是上床三分钟内就能熟睡的人!而且我能够一觉到天亮,醒来时,精神饱满。这种变化真的太大了。

我从小就有严重的手汗问题。钢琴老师总是要随时拿块布擦拭留在钢琴上的我的手汗;写作业时,手下

一定要垫块手帕,不然作业本会湿透;立着掌手指朝上,汗水就直往下流!就在炼功后的一天里,坐在巴士上,我习惯性地要擦拭我的手汗,“唉?这么热的天居然没流手汗,也不干,还是滋润的!”后来我真的确定了:我的手汗不流了!

我向来不是个科学迷;让机器来告诉我什么是对错,这很难说服自己。人类的科学确实限定了人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识,我想突破这个认识,有人却说我在搞迷信!其实,实证科学的局限很明显,人不一定得要透过“科学”这只眼睛才能看清这个世界,换只眼睛,也许你将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!

走哪一道门?最后我选择了“法轮大法”这一门,因为“答案”就在这一门里!(文/柯秀微)

法轮功学员遭劫持

在洗脑班被殴打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】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法轮功学员刘绍仔、麦伟莲、潘桂辉、洪美芳,二零一一年八月六日晚被电白县“六一零”头目肖雄等恶警绑架到茂名河西机动车中队的洗脑班迫害后,家属们每天到各部门要求无条件释放亲人,家属们就象被踢皮球一样,遭到各部门互相推责任。

八月二十九日家属们去国保找人,指导员朱娟说不在;家属只好到信访办,蔡姓股长打电话给国保大队长岑勋和国保副队长车洪,车洪声称:“你的亲人不配合我,我做不了工作,没办法放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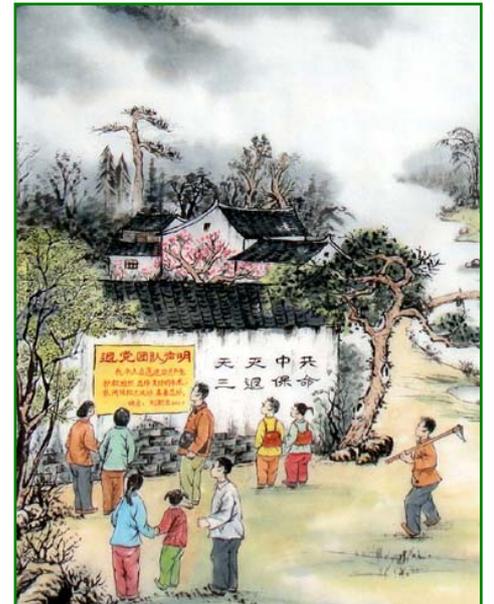
八月三十一日家属打电话给岑勋,要求释放亲人,岑勋说:“我说放人就放人了,你能找到的人都是干活的人,镇那里说放人才放人,你来我家也解决不了问题”。

家属们得知电白公安局副局长林志伟也是参与迫害的。九月一日家属去公安局找林志伟,当时林志伟正从办公室走出来,见家属后就问来这里干什么,家属说找他谈谈,他说没空,家属们跟其理论要求释放亲人,林志伟说:“我干嘛要放人”,讲完匆匆离去。

法轮功学员刘绍仔被绑架迫害后,目前身体多方面不好,家属坚持要求放人遭到拒绝。目前刘绍仔的家庭情况很不好,年老的父母因太思念儿子,身体很差,一直打针吃药;其八岁女儿说:“我想爸爸回来送我去学校”;其妻子也没法正常工作,生活经济没来源。

麦伟莲的姐姐行走不方便,体弱多病,再受到恐吓。邪恶人员为了知道麦伟莲所租住的房东是谁,水东派出所警察诱骗麦伟莲的姐姐,将其抬上车到水东派出所非法审问,审完后再抬回。目前麦伟莲的姐姐精神受到很大惊吓,一向依赖麦伟莲照顾的姐姐急需麦伟莲回家照顾。

九月六日晚上七点五十五分前后的一段时间,茂名洗脑班的恶人把潘桂辉拖到厕所殴打,潘桂辉叫喊声,洗脑班外都听得到。听茂名洗脑班其他法轮功学员说:有四个恶人参与打潘桂辉,其中一个叫谢关权(音)。恶人还用手铐铐潘桂辉。还有另一个学员也被殴打。打手谢关权还叫嚣了三天:讲打法轮功学员是正常的。参与迫害人员信息:



绝句二首：夏夜

(作者:湖南法轮功学员)

皓月排云出,清风伴我行。
荷塘花放艳,真相万家明。

鸟息无声影,蝉鸣送福音。
夜深山道远,不落一家人。

电白县“六一零”电话:
0668-5115308
主任肖雄手机13702895369